

[长篇小说]



太平乱世

斩龙脉与保龙脉的巅峰对决，拉开序幕，太平天国与大清王朝的历史风云，
波澜壮阔……龙脉断，苍生怨，太平起，天下乱！

斩龙脉

红尘著

③ 太平乱世

斩龙脉



红尘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斩龙脉.3 / 红尘著.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214-07615-1

I. ①斩… II. ①红…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28358号

书 名	斩龙脉.3
著 者	红 尘
责 任 编 辑	曹富林
特 约 编 辑	但纯清
装 帧 设 计	门乃婷工作室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集 团 地 址	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 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book-wind.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87千字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214-07615-1
定 价	32.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001 · 【一】· 龙儿出山

自从天师府大战之后，安龙儿留在天师府修炼了三年。他深知，安清源一定会回来寻找斩龙心法。

019 · 【二】· 雨夜杀手

大花背突然停下，向前方狂吠。安龙儿一直看着松树林的最深处，一个没有低头看地下的男人。

043 · 【三】· 斩龙脉之劫

安龙儿马上联想起几年前在芙蓉嶂的风水大战，那一天风起云涌、地动山摇，不也和今天一样吗？

059 · 【四】· 智盗龙脉图

穆拓小王爷发疯似的重新扑回偏厅，安龙儿已经无影无踪。他伸手一摸桌面，桌上空空如也。

082 · 【五】· 饥民成匪

安龙儿掐指运算得出一个解卦。解卦为天雷击水之象，雷为震卦，代表行动，水为坎卦，代表陷落和盗贼，雷水解，分明是指目前的马队正行走在有盗贼的险地。

100 · 【六】· 血冷浔江

安龙儿只知道这里是广西，属金；今年是鸡年，属金；现在是七月，也属金；连金田村的名字都是一片土金相生之象。时间和地点巧妙地组成一个死局，李小麦有危险！

122	【七】· 洪秀全之谜
	冯云山只肯相告洪秀全八字的年月日，绿娇娇掐指算道：“就这半局八字来看，人品方面……”
141	【八】· 借刀杀人
	穆拓终于想明白了：眼前这一局死棋是安清源布置的一个陷阱，在这个局里自己成了最傻的反派。
166	【九】· 清除内奸
	正扑向安清源的安龙儿和顾思文，同时看到安清源背后蹲了一排枪手，也看到安清源从地下拉出一个铁环……
189	【十】· 偷运军火
	金田以外被数万清军围困，围困很严密，但绝对不是固若金汤。因为防线可以很坚固，而人心总是软的。
210	【十一】· 金田突围
	绿娇娇从未经历过如此大规模的作战，在暴雨中激动得全身发烫。她无惧生死，只想印证《龙诀》的威力。
229	【十二】· 官村岭大捷
	一声鼓响，突然冒出无数包着红头巾的太平军，挥动竹枪大刀以长矛阵向清军撤退的队伍拦腰横刺。
247	【十三】· 太平天国不太平
	洪秀全一直以皇上帝之子下凡的身份统领上帝会，可现在杨秀清却自称皇上帝下凡当上了洪秀全的天爸。
271	【十四】· 向命运复仇
	绿娇娇可以替别人改命换运，却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莫名的悲愤，让她下定决心：战胜老天爷。
292	附录



广州陈塘馨兰巷四周的烟花柳巷仍是熙熙攘攘，巷口的妓院万花馆天天晚上灯火通明，天不发亮就静不下来。

自从跟绿娇娇学习女丹功，安龙儿就养成了不睡觉的习惯，漫漫长夜只是他行功修炼的课堂。现在已经是四更天，安龙儿坐在东房的书桌前，轻轻地闭着眼睛，任由内气在自己体内的奇经八脉中游荡，也任由自己的思绪在过去搜寻。

三年前，这间西关大屋里住着绿娇娇，而他被绿娇娇安排住在院子后的中房。从风水上说，只有主人家才可以住中房，可是安龙儿以一个仆人的身份来到这个家，却得到了这种优待。

那时的安龙儿只是一个卖艺的小孩，如此细节的安排，连一个大人都不一定有心思猜透，他又怎么可能注意？直到今天他坐在这里，才终于完全明白了绿娇娇当时的心思。

一个玄学家为自己起一个名字，绝不会只是图个顺口好听。她为自己起名为绿娇娇，无非是以妓为名表达自己的悲愤。想必是因为她命中缺木，东方五行属木，东厢房带有强烈的木性，命中缺木的绿娇娇主动住到东厢房，

就给自己的命局缺陷做了极大的补充。再说她一个女孩子隐居在陈塘风月之地，自住中房无疑是告诉贼人这个家没有男人，如果主动避开中房偏安一隅，就算是独自在家遇上了麻烦，也有个中房可以让贼人扑空缓冲一下，安全性会大为提高。

安龙儿只是觉得有点可惜，当年的绿娇娇为什么不养一条狗呢？花再多的心机布局防贼，不如养只狗来得实际。现在大花背就趴在自己的脚边，只要有人不小心碰到大门，大花背都会给他一阵乱吠；要是有人爬进来偷东西的话，大花背必然会咬他一口。想到这里，安龙儿忍不住泛起微笑，如此聪明伶俐的绿娇娇，也有想不到的地方。

安龙儿已经在这里住了几天，大屋被他收拾得干净整洁，完全按照绿娇娇离开前的布置来摆设。一椅一几，一床一桌，以至前厅的茶杯茶壶摆放的位置，天井那张重新买回来的很适合躺在上面抽大烟的竹床，都丝毫不差地重演着三年前安龙儿刚到这个家的记忆。不管这个家居布置是否符合最好的风水局，哪怕这是一个天煞死局，安龙儿也愿意住在这里，让自己感受那种时间从来没有流动过的幸福。

安龙儿自从天师府大战之后，独自留在天师府修炼了三年，也等待了三年。他和张培原天师都很清楚，只得到《斩龙诀》孤本的大清国师安清源，没有《斩龙诀》心法罡步配合，也没有雷刺在手，绝不可能成功地斩杀龙脉，所以他一定会回来寻找心法罡步和雷刺。

虽然知道这一天迟早会到来，可是让张培原天师和安龙儿不解的是，三年里从来没有任何动静。他们每年一卦计算安清源的去向和运程，都只算出他官运不堪，估计有丢官罢职之事，而且几年的卦象都呈现六冲不定之卦，主人四处游走，居无定所。难道安清源从此放弃了对《斩龙诀》心法的追寻？

这次来广州是安龙儿的个人决定。他虽然不知道自己的八字，可是以流年卦算出，今年会有不寻常的大事发生在自己身上。这种时候仍留在天师府，等于把麻烦转嫁给张天师。雷刺在自己手上，那么《斩龙诀》最后的争夺焦点一定也在自己身上，与其左躲右闪，不如公开身份和地点，自己首先亮到明处，住到安清源最容易找到的地方主动求战，速战速决反而落得个干净利索。

绿娇娇在天师府和安龙儿分别前说过，要找她就去云南昆明。可是不愿意连累天师府的安龙儿，更不会连累绿娇娇。他明白了安清源所说的人生目标，当雷刺传到他手里的那一刻，他就注定了以《斩龙诀》为宿命，那么就让自己和《斩龙诀》纠缠到底吧。

他目前最需要见到安清源，因为安清源用《斩龙诀》的目的就是要斩杀广东的天子龙脉，安清源不会离开广东，安龙儿在广东才最有机会见到安清源。阻止安清源出手，夺回《斩龙诀》，就是当前最重要的事情。

安龙儿的生活在绿娇娇的安排下完全不成问题，因为绿娇娇和他分别前留给了他上百两银票，再加上安龙儿自己平时储蓄的钱银，他已经可以在乡间买一座大宅。安龙儿没有烟酒恶习，每天只是到市场买些肉菜，大花背吃的肉比他还要多，又免费住在绿娇娇的旧居，日常开销极低。如果他保持这种生活，一辈子都花不完手上的钱。

生活不用愁并不代表人可以懒着，他想找一件适合自己的事去做。他晚上会在家打拳练剑，早上会到城里四处走走，最后他认为目前当算命先生是很好的选择。一来在街头亮相的机会多，安清源容易找到自己，如果国师府仍在暗杀民间玄学家的话，他的出现无疑可以最快接触到国师府；二来苦学几年道法玄学一直没有机会印证，到街头摆摊可以实践一下自己的玄学功夫；三来没有生意的话，坐在摊子上也可以好好看书。

主意一定，他开始有步骤地到城里游走，寻找人最多的集市、算命先生最多的地方。他要用风水师的眼光重新看看，自己从小长大的广州城到底是怎样的风水；他也要探探算命的行情，由街上高手的多寡可以猜测到国师府在这几年是否还在猎杀玄学家，了解算个命要收多少钱，也可以让自己试试能不能像绿娇娇那样一出手就发大财。

安龙儿对绿娇娇的赚钱能力一向无比敬佩，绿娇娇孤身一人来到广州的那一年也是十六岁，两年后就赚足银子买下馨兰巷的大屋。如果天下太平的话，自己干两年又能不能做到绿娇娇这样呢？

怀着这种好奇，他在东山和西关游走了几天。东山是广州城里的军政要地，三教九流比较少；西关上下九路一带最为龙蛇混杂，占卜算命的摊子

相当多，于是他决定着重在西关流连。

这天天色有些阴沉，不久前还下了一阵小雨，安龙儿背着用布包好的雷刺，手上打着油纸伞，在街边买一块蒸糕，一边吃一边站在几个占卦的摊子前看热闹，发现胡说八道的算命先生还真是不少，可见国师府这几年没有少干活，有点真功夫的人恐怕都被处理了。

不远处看到有一大堆人在围观，众人头顶上十七八把油纸伞连成一片，遮得严严实实，看不到他们围观什么，只见一支长枪杆支着一面垂幅，上书“小神仙”三个大字，表面看来不是占卦就是算命。

天气不好，除了卖伞没几个行业可以有好生意，可是这“小神仙”旗下却比卖艺的人气还要旺，安龙儿实在无法想象占卦算命如何可以这等热闹，安龙儿快步走过去，只想不要错过了高人。

一群人挤得水泄不通，安龙儿用力挤了几下，挤进去一层之后再也无法再进去，不过已经可以从人头缝里看到大家围着什么。

人圈被五张条凳围出的半圆形阻挡着，半圆里放着一张小桌子，这张桌子中间开了一个洞，小神仙的大旗就插在这桌子里面。桌子旁边站着一个比安龙儿高半个头的男人，他穿着黑丝绸长衫，头戴镶着碧玉的瓜皮帽，辫子又长又粗，黑亮而柔软；脸上戴着一副茶晶墨镜，面色白里透红，鼻梁高挺，脸形瘦削，骤然看去让安龙儿想起杰克的脸；他的脸上还留着三络乌黑长须，使人无法看出是什么年纪。

他的声音很好听，柔润明亮的男中音听起来中气十足却不刺耳。他手上打着油纸伞，眼睛环视着人群不停地说话：“别看这里人不多，可是事情可不少，我用眼睛一看，就可以看出谁有什么事……这里有两个人在找事做，不过还没有找着……”

小神仙的眼睛从墨镜后环顾了一下，又开口说：“有一个人很运滞，他正在打官司，现在都不知道是输是赢……有一个心里很烦，他家里有个病人……”

他顿了一下，用更神秘的声音说道：“有个人气色很差，正在犯小人，天天和人有口舌之争……还有一个人丢了很重要的东西，一直找不到……”

说到这里，小神仙的墨镜向安龙儿晃了一下，安龙儿顿时把眼睛瞪得

老大。他左右看一下，在阴天的伞下基本上看什么都模糊，这小神仙还戴着茶晶墨镜，这么黑都可以看相真是不简单。再说绿娇娇如此高的相学水平一次才给一个人看相，而这小神仙居然站在路中间一看就是五六个，而且连自己正在找《斩龙诀》也可以看出来，这功力真是不简单。

小神仙引起了安龙儿极大的兴趣，他一边听小神仙说话，一边使暗劲往前挤。

“今天看相不要钱，送的！”小神仙说出大家最想听的话，人群很激动地大声叫好。

“不过……”

大家的心又悬了起来。

“可不能全都送，只能送五位！”

人群中传来低声的交头接耳，小神仙的音量一直压着人群，他雄浑激昂又字正腔圆地说：“我这相法聋子不送，我说什么他听不见；哑巴不送，我说完他不会给我传名声；小孩不送，我说什么他听不懂……我有个主意，我这里有五张纸条，谁要想我白送个相法，把手伸过来领一张，领得到的不要高兴，领不到的不要生气，都是老天安排的缘分……来啦，这位大哥伸手最快，给你一张。”

那位大哥手一接纸条就咧开嘴笑了，可是小神仙却没有放手，他和那大哥一起拉着纸条问道：“这位大哥是哪里人？”

“我是南海石湾人。”

“我看你鼻上官星发青，是来省城打官司吧？”

“是啊！小神仙真是神啊，我这官司能赢吗？”

“不急不急，先在板凳上坐着，下一位！”小神仙铁嘴直断之后又继续发纸条。

安龙儿一看这招露出来，真是有点水平，马上远远地从汹涌的人头上伸手过去，小神仙发完四张纸条，居然把第五张纸条从人头上递过，放到无论如何也挤不进来、身处圈外的安龙儿手中。

在小神仙的安排下，安龙儿和四个陌生人都坐到了圈子里的条凳上，小神仙手上打着伞，对着一个年青男人毫不含糊开口就断：“你今天出来是要

找事做，对不对？”

“对！”

“从北向南来，两手空空不得财。”

“对呀，先生，我就是从陈家祠那边来的，一早上没找到事做，你看我能找着吗？”

“你今年流年不利，门犯吊客丧门星，不单找事难，家里还要有其他事……”

“啊？”

那位失业青年还在惊愕中，小神仙转头就对另一个中年人说：“你老婆病了是不是？”

“哇，大佬！这个你都知道？”

“我小神仙上知五百年，下知五百年，今天来这里就是要传名声，你的事我都知道。”

“我老婆的病能好吗？”

“向西走有救。”

“太对了，我找的大夫就是在西面。”

小神仙不和他扯下去，对着一个阿婆说：“阿婶，你是要问个前程是吗？”

“对对对，我那是……”

“你不用说，小神仙一看就知道，你家小孩对你不好，对不对？”

“对对对，我那……”

“你不用说。你现在有意中人了，不过心里没底……”

安龙儿听得目瞪口呆，这叫什么相法啊，真是跟神仙似的。从绿娇娇和天师府学的相法好像都没有这么猛吧？他转头看了看那位阿婆，年纪有点大，脸形尖削，下巴单薄，看起来还有几分姿色，不过这种面相子女运的确不好；人老珠不黄眼角含光带桃花，果然是梅开二度的情形。让安龙儿纳闷的是，就算面相上可以看出来这些，现在人人打着伞，小神仙戴着墨镜远远地站着，他怎么看的呢？

果然一山还有一山高，安龙儿以非常谦虚的态度端坐着等小神仙给自己相面。

阿婆连忙追问和意中人以后的生活情况，小神仙同样让阿婆好好坐着，就是不告诉她答案。他一转头用墨镜对着安龙儿说：“小兄弟，你早年父母双亡，小小年纪就流落江湖，对不对？”

安龙儿虔诚地点点头。因为父母双亡从命局中可以算出，可是从面相上却只能知道个父母缘分的深浅，小神仙的精准直断让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你丢了很贵重的东西，找了很久没找着？”

安龙儿这下真是从心里肯定，小神仙从他站在人群之外的時候，就知道他在找被夺走的《斩龙诀》，他和大家一样几乎冲口就问：“先生，你看我能找回来吗？”

小神仙听到他这一问，开心得爽朗地仰天长笑，从笑声里可以听出像做成一件大事后充满成就感的快乐。

他笑够之后对安龙儿说：“小兄弟，难啊，你先坐一会儿吧。”

然后他一抬头对着人群说：“大家都看到了，真金不怕红炉火，我送几句相法，就是叫大家听听我的相法水平，送的就是几句，如果真要谈相可就多了，一辈子吃喝穿戴财运官禄，父母寿元兄弟得力，夫妻合婚子女刑伤，有无子嗣几个送终，富贵贫贱穷通寿夭，脾气秉性终身大运，啥时走运哪时倒霉，仔仔细细一辈子都谈尽那才叫看相，对不对？那么小神仙看相要给多少相礼呢？黄金有价艺无价，我看相收纹银二两！”

“哗……”震惊于相金昂贵的人群传来一阵哗然。

安龙儿倒觉得这价码不算高，他见惯了绿娇娇给人算个命动不动收人家几两银子，却几乎忘了那年头二两纹银可以够一家八口一个月的生活。

“不过！”小神仙用更大的音量把人群的哗然声压下去，“今天我不为挣钱，只为了传名声，正所谓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人过不留名不知张三李四，雁过不留声不知春夏秋冬，今天为了传名声，看相不用二两银子，每一位只收两吊钱！”

此话一出，人群里传出安慰的“哦”。小神仙的大减价宣言让大家重新有了希望，两吊钱就是二百文铜钱，一般来说心里有事的人，为了问个前程，咬咬牙还是愿意给。

安龙儿的心也跟着大减价激动起来，他抬头看着小神仙，他仍在滔滔

不绝地演讲道：“要是人人都看相我可要吃大亏了，今天是为了传名声特别优待，改天没有这个价，今天也不能多看，就看三位，坐前排的几位优先。我这里有三张纸条，哪位乐意看相就伸个手，谁接到纸条谁就有一次机会，接到了不要高兴，接不到也不要生气……”小神仙一边发小纸条一边说话，坐前排的人全都举起手，安龙儿也接到了一张，“三位之后还有人想看相的，我还是要二两纹银的相礼，你可以不看，我也可以不接。哪一位要明白终身大事富贵贫贱，眼前吉凶进退大计就来找小神仙。”

一番筛选之后，人群里留下三个铁杆相客，安龙儿也在其中。四个人搬动条凳围坐在小桌子前，身后的人群散去一半，另有数十穷极无聊之徒自己不看相也不走开，围着看小神仙给人看相。

小神仙对大家说：“看相可是要先交相礼，大家都把钱银准备好了放在桌面，看对了，这是我的，看不对分文不取，原银退回。”

大家一听这个公平，纷纷从钱包里掏出两吊铜钱放在桌上。小神仙把钱一拨堆到桌子的另一边，然后对那阿婆说：“大婶你命里带了驿马星，劳劳碌碌不得享福，做婆婆又要做媳妇。口里说不做，手里又要去拿；口里说不管，手里又去烧火洗碗。从早做到夜，没听一句多谢；天明做到晚，还有人说你懒。命中带了指背杀，虽得神意未得人意。做饭未熟留客吃，酿酒未熟留人尝，搞得人家当面叫你是大娘，背地人说你不贤良。六亲冷淡姐妹也疏，年头到年尾未见亲戚面……最惨的是子女虽有却如无，不怪儿女不孝也得怪世道艰难，看着人家生儿育女得个天伦之乐，自己却像孤家寡人一辈子摸爬。幸好老天开了眼，现在还可以老树逢春再开花，只怕遇人不淑，前途未卜……”

小神仙一轮流水般的评说，只说得阿婆连声称是，安龙儿更对小神仙惊为天人。当年绿娇娇为人算八字还得排个命局，逐点评说，眼前这小神仙开口就来，还句句不离左右，如果他不愿意停下来的话，怕且可以说三天三夜。

阿婆频频点头之际，小神仙已经把两吊钱拿在手中，他对阿婆说：“我说得对不对？收你这两吊钱值不值？”

“对，呵呵呵……”阿婆哭笑不得地说，“值啊，真是神仙，可是我以后的日子怎么看啊？”

“大婶今年贵庚啊？”

“我五十四了。”

“你这几年运限低，幸亏你心肠好，口慈心直保了寿元。五十三上同床异梦平平过，五十九岁生离死别有灾磨。如今命犯计罗星，离根再种不保稳，扎不定犹如墙上无名草，人家墙上底子不好你只好风吹两边倒。所谓罗与计，受他人的气；计与罗，受折磨。看你六十三上容易过，七十一上要斟酌。你这两吊钱就是看个相，看相后也得看老天爷给不给你福气，让不让我给你作个福，你先坐着不要急，回头我给你求求老天爷。”

小神仙说完长篇大论把钱收起，对着另一个中年人问道：“这位大哥贵庚？你老婆多大了？”

“我三十二，我老婆三十五。”

“你命中犯小人很重，天生招人嫌，倒不是你为人不好，而是你祖上积福让你从小衣食丰隆，知书达理，聪明伶俐，世间这样的命何等少见，别说认识你的嫌你，我这一说出来围着看的人都嫌你……”

小神仙一番话说得这男人连连点头，也引得围观者一阵哄笑。

这男人接着问道：“先生你能看出我这官司是为什么打吗？”

“你属龙，今年的流年犯白虎星，龙虎相争，合伙人争产哪有不打官司的道理。”

“太对了，神仙哪。”那男人激动地说，“这两吊钱先生拿去，你看我这官司能赢吗？”

安龙儿又转头看着这男人的脸，见他头戴瓜皮帽，尽管下半截额面宽广光洁，可是帽子遮去上半额面，在不能看到全额和发际线的情况下，他不明白小神仙怎么可以直断这人的少年之事。

大概是看耳朵吧？安龙儿这样想着又看向他的耳朵，只见耳轮圆满，耳肉红润肥厚，两个耳珠不只是下垂还微微前兜，这种耳形称为“明珠朝海”，是一生有福气的相格，也算自己能看出来。

可是打官司不只是看鼻上官星的气色，在没有八字命局细分的时候，更不好直断官司是由争产引起；再说，就算用八字算出是争产官司，也是因为命中比肩劫财过旺反克官星；对于属龙的人来说，今年是鸡年不但不是白虎

煞，反而得六合之喜，小神仙却说属龙的冲白虎星就会争产打官司，是什么乱七八糟的理论嘛，摆明了胡扯蒙人……安龙儿心里想，小神仙一定有些自己不懂的奇怪技艺。

小神仙对那男人说：“你这官司不好打，轻者破财，重者身家都难保。”

安龙儿和那男人都同时惊讶得叫出声：“啊！”

“那有救吗？”那男人脸色很难看，语气很紧张。

小神仙也很认真地对他说：“你不要问我，你问老天爷吧。”一手把两吊钱放到自己钱袋里，一手向这男人推过去一套圣杯。

圣杯是古代用于占卜的一种工具，用骨或木头做成，形状是两片掌心大小的牛角，阳面圆拱，阴面平底，两片可以从平面相合，并用短绳子拴在一起。当占卜时往地面抛出，两块都平面朝上是凶，两块都平面覆地也是凶；只有一个背朝天、一个背朝地才是吉相，这可以代表老天爷同意要占卜的事情。

中年男人正想伸手拿圣杯，小神仙的手却一直在桌子上按着圣杯对他说：“你今年犯的白虎冲命是大煞气，没人管你的话，你保得了性命也保不住身家；不过要解你的煞等于逆天而行，你想找我解灾，等于把灾嫁到我头上，到时死的是我伤的也是我，这种事给多少钱我也不愿意做；不过今天你来到这里见到我小神仙，其中一定有玄机，我们就看看天意让我能不能帮你。要是老天不让，你自己回去行善积德散财求福我不敢管你，要是老天也看过去要我小神仙出手的话，我认命你也要认命，就着今天的因缘，你把今天身上所带现钱银票都放到桌面上，给老天看看你的诚意。要是老天爷允许我帮你，我才给你祭白虎破邪气，你把这身上俗物留下压白虎，然后放心去打官司；要是老天爷不许，对不起，这一身俗物你带走，存着等落魄时买药吃饭，你看好不好？”

“这……”中年男人一脸犹豫，也许是身上钱银太多舍不得，也许是对小神仙的话将信将疑。

小神仙看他没有马上掏钱出来，他手上的圣杯一转推到阿婆的面前，对阿婆说：“阿婶，你先掷个圣杯，掷好了我收你一吊钱给你作个福。”

阿婆一听到只收她一吊钱，开心得眉开眼笑，连声说好，一边还说道：“先生对阿婆真是关照啊，知道阿婆身上没有银两就只收一吊钱，如果要阿

婆把身上的钱全掏出来，阿婆今晚要被骂死喽，呵呵呵……”

“阿婶，不是我收得你少，而是那个大哥的事大，他要是不祭白虎，不只破了财输了官司，回头被对头人背后出杠，要坐大牢都说不定，那时莫说这一身的钱银，就是一家钱银都被充公了，你说我敢只收他一吊钱吗？”

阿婆在桌上扔出了一阴一阳的圣杯，马上从衣服里再摸出两个五十文大钱放在桌上。小神仙从桌面上拉过一张白纸，用毛笔在纸上写了一阵，大家朝纸上看去，写完之后还是一张白纸。然后小神仙用左手两只手指捻住白纸，右手剑指在纸上画符，口中同时念念有词地念着没有人能听懂咒语，不久纸上就现出几行白字，小神仙麻利地折起纸张塞到阿婆手中说：“上天降下作福大法写在纸上，你快把纸放在怀里回家，路上不要看，回家后烧香拜神，把纸供在香炉前，三天后才可以看，按着纸上说的照办就行了，记得一点都不能错，快去！”

阿婆一听连忙抱着纸跑步回家，小神仙和安龙儿回头再看桌上，已经放着几张银票，银票上压着一把铜钱，那个中年男人对小神仙说：“先生，我身上就这么多了。”

小神仙严肃地说：“我不管你是多是少，你有没有诚意有老天管着，要是有瞒天瞒地的事，祭白虎不灵验了受苦的还是你自己。你掷三次圣杯，要是三次都掷不出阴阳面，这钱银你可以带回家。”

中年男人神情紧张地拿起圣杯，小神仙又对他说：“先向南拜三次，然后再掷杯，心诚一点……”

说完他转过头看着安龙儿，嘴角泛起一丝微笑。安龙儿觉得小神仙大概也准备当众掏空他身上的银子了，他眨巴眨巴眼睛，看着他黑洞洞的茶晶墨镜吞了一口口水。

他记得绿娇娇对他说过，江湖上一地都是骗子，要看穿一切骗术是不可能的，可是任何骗子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求财，只要自己死不掏钱，就算天真到相信全天下的人，都不会真正被骗。

小神仙果然开腔说话了：“小兄弟是哪里人？”

“广府人士。”

“今年多大了？”

“十七。”

“娶妻室了没有？”

“没有。”

“你刚回广州对不对？”

“对。”

“你离开广州三年了？”

“对！”安龙儿有点意外了，这种事情不是看相可以看出来的呀。

“你从北方来？”

“是呀！你怎么知道的？你是在算卦吗？”安龙儿实在忍不住好奇，太想知道天下还有什么神技可以一眼看出这么细节的个人隐私。

“切……”小神仙轻蔑地笑了笑，“小神仙哪里要算卦，不是说了嘛，看看就知道了，我还知道你在山上修道三年，现在应该也是大法师了吧？”

安龙儿张大了嘴巴，他几年来建立的玄学理解力几乎跟不上小神仙的境界，这人太可怕了。

中年男人已经掷完圣杯，一直在看他们对话，同样是惊呆在桌子旁边，一看安龙儿呆若木鸡地停下话头，马上抓紧时间插嘴，指着桌面上说：“神仙神仙，我掷出阴阳杯了，你看行不行？”

小神仙露出欣慰的表情说：“上天待你不薄待我不好啊，这就是要我替你受罪了，天意天意。”

说完之后又是抽白纸书无字符，望空画符念咒，大家看到宣纸慢慢地暗下来现出几行白字。小神仙麻利地折好纸，让那男人闭上眼睛，在他面前画过几道符后在他额上一点，同时放纸符入他的衣襟里，对他说道：“现在白虎煞已经离开你的身体，你马上跑回客栈不要出门，不然白虎煞又要追上你……慢着，我没说完呢，入房门前先跳个火盆，入门后用柚子叶泡水洗澡，七七四十九天内戒烟酒戒女色，不然白虎再上身，你还是要输官司坐大牢，快去！”

那男人一听那么多规矩呆了一下，正想说些什么就听到小神仙赶他“快去”，他只好不再多想，像阿婆那样马上跑步回家。

围观的人群看到小神仙打发了两个人，最后就等着看他怎么打发安龙儿了。